

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精选集

去加格达奇的火车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精选集

去加格达奇的火车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加格达奇的火车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87-5959-4

I. ①去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6468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李天卿

曾艳纯

装帧设计 李斌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去加格达奇的火车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[weibo.com / tlapress](http://weibo.com/tlapress)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700mm × 980mm 1 / 16 字数 / 335千字 印张 / 23.5

版次 /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/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4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巴甘的蝴蝶 第一辑

- 巴甘的蝴蝶 / 002
 大清 / 009
对岸的云彩 / 012
甘丹寺的燕子 / 015
 哈撒尔银碗 / 018
 黑顶山雀 / 026
呼麦驱散黑暗 / 031
 花朵开的花 / 041
 婚礼记 / 045
 卡车上 / 049
克孜勒的风琴手 / 056
 奎腾的马 / 071
鹿屁股酒馆 / 082

谁是天堂里的人 / 094
谁是我们前世的父母 / 099
铜钢琴 / 104

我们的冬天 / 114
为库尔勒香梨充电 / 123
手上脚上都有乐 / 126
阿花蕾 / 131
春节去加德满都 / 135
地铁8号线的莱娜 / 137
电的回忆 / 140
对“哈哈”的敬意 / 142
飞越故乡上空 / 144
公路边的多吉次仁 / 147
寒衣 / 150
好人证 / 152
黑天使在他唇上安眠 / 156
如蜜蜂一样雷鸣 / 160
花朵记 / 163
冷幽默 / 165
鹿甲勺 / 170
取款记 / 174
去加格达奇的火车 / 177
让娜 / 181
认识一万人 / 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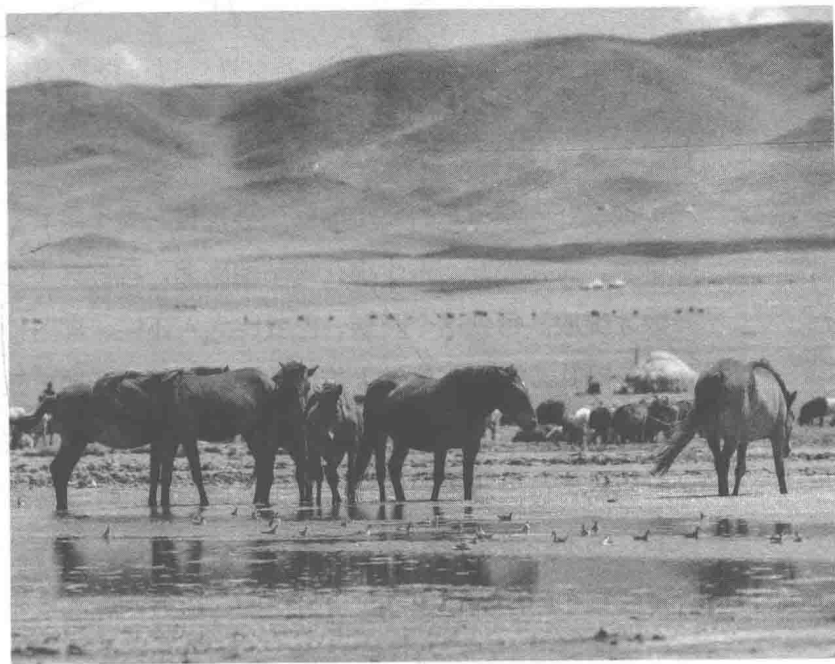
去加格达奇的火车
第二辑

- 莎朗·斯通的邻居 / 189
- 四十六团的军马 / 191
- 四外一圈儿滴溜溜的眼睛 / 193
- 孙艳梅 / 197
- 图门 / 200
- 土耳其二流子 / 204
- 信任开花 / 209
- 星期五的沮丧 / 211
- 雪地上的羽毛 / 216
- 雪来洗万物 / 218
- 用筛子筛水 / 221
- 与九十六叟一池泡澡 / 224
- 澡堂故事 / 227
- 咋不跳舞啊? / 231
- 张家界人山连相 / 234
- 张娜莎和李丽达 / 239
- 猪笼草 / 241
- 磨砂的、骚灵的、波顿的昔士风之烟嗓 / 246
- 听一听马勒 / 251
- 多好 / 254
- 巴赫的年轮 / 259
- 百遍月光 / 262
- 从勃拉姆斯开始 / 264
- 弗罗明高 / 266

- 歌声 / 268
- 黑蝴蝶是这里的看门人 / 270
- 红旗合唱团 / 272
- 加州旅馆禁止不快乐 / 274
- 9月8日下午5点 / 276
- 空囊说话 / 279
- 美丽的巴扬 / 281
- 你听，你听 / 283
- 水晶，或玻璃仪仗队 / 285
- 无限水 / 287
- 向米尔斯坦致敬 / 289
- 心的刻度 / 291
- 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/ 293
- 詹姆斯·拉斯特 / 295
- 在远方 / 297
- 用一把皮镰收割 / 299
- 音乐沈阳 / 302
- 大姑娘美 / 306
- 吹笛 / 308
- 音乐札记 / 310
- 长调：蒙古民族灵魂的歌声 / 322
- 松脂香 / 328
- 波茹菜 / 332
- 绵羊似的走马 / 334

- 骑马听歌 / 336
雨顺瓦流 / 340
白云藏匿雨意 / 341
伊金霍洛那边 / 345
云良 / 351
银老师 / 354
歌声里有语言的金子 / 359
唱歌就是歌唱 / 361
腾格尔歌曲写意 / 364

第一辑 / 巴甘的蝴蝶



巴甘的蝴蝶

1

人说巴甘长得像女孩儿，粉红的脸蛋一层黄绒毛，一笑，眼睛像弓弯着。

他家在内蒙古东科尔沁的赫热塔拉村，春冬萧瑟，夏天才像草原。大片绿草上，黄花先开，六个小花瓣贴地皮上，马都踩不死。玲兰花等到矢车菊开败才绽放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巴甘比大人还忙，那时他三四岁。他采一朵玲兰花，跑几步蹲下，采红火苗似的萨日朗花，开裆裤鼓出两瓣屁股。

妈妈说：“老天爷弄错了，巴甘怎么成了男孩儿呢？他是闺女。”

妈妈告诉巴甘不要揪花，“奥布德简休。”——蒙古语，汉语的意思：疼呢。他把花带土挖出来，浇点儿水，栽到什么地方。这些地方是箱子里、大舅江其布的烟荷包里、收音机后面，还有西屋的皮靴里。即便到了冬天，屋里也能发现干燥裂缝的泥蛋蛋，上面有指痕和干得像烟叶一样的小花。

巴甘的父亲敏山被火车撞死了。他和妈妈乌银花一起生活，庄稼活——比如割玉米，由大舅江其布帮助。大舅独身，只有一匹三岁的雪青毛骗马。妈妈死后，大舅搬过来和巴甘过。

妈妈得的不知什么病。其实巴甘不知什么叫“病”。妈妈躺在炕上，

什么活都不干，天天如此，额头上蒙一块折叠的蓝色湿毛巾。许多人陆陆续续看望她，包括从来没见过的，穿一件可笑的红风衣的八十岁的老太太，穿旧铁路制服的人，手指肚裂口贴满白色胶布的人。这些人拿来点心匣子，自己家种的西红柿，拿来斯琴格日勒的歌唱磁带。妈妈像看不见，平时别说点心，就是塑料的绿发夹，她也惊喜地捧在手里。

“巴甘，拿过去吃吧。”妈妈指着嫦娥图案的点心盒子，说罢阖目。不管这些人什么时间进来，什么时间走，也不管他们临走时久久凝视的目光。巴甘坐在红堂柜下面的小板凳上，用草茎编辫子。耳听大人说话，听不懂。有时妈妈和大舅说话，把巴甘撵出屋。他偷听，妈妈哭，一声盖过一声，舅舅无语。这就是“病”？

晚上，巴甘躺在妈妈身边。妈妈摸他头顶的两个旋儿，看他耳朵、鼻子，捏他的小胖手指。

“巴甘，妈妈要走了。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妈妈到了那个地方，就不再回来了。”

巴甘警惕地坐起身。

“巴甘，每个人有一天都要出远门，去一个地方。爸爸不是这样的吗？”

巴甘问：“那么，我要去哪里？”

“你哪里也不去，和大舅在一起。我走了之后，每年夏天变成蝴蝶，来看你。”

变成蝴蝶？妈妈这么神奇，她原来为什么不说话呢？

“我可以告诉别人吗？”巴甘问。

妈妈摇头，过一会儿，说：“有一天，村里人来咱们家，把我抬走。那时候我已经不说话了，也不睁眼睛。你不要哭，也不要喊我。我不是能变成蝴蝶吗？”

“变成蝴蝶就说不出货？”

妈妈躺着点头，泪从眼角拉成长条流进耳朵。

她说得真准，有一天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邻居桑杰的奶奶带巴甘到西屋，抱着他。他们把妈妈抬出去，在外面，有人掀开她脸上的纱巾。妈妈的脸太白了。人们忙乱，雨靴踩得到处是泥，江其布舅舅蹲着，用手捏巴甘颤抖的肩头。

2

从那个时候起，赫热塔拉开始旱。牧民们觉得今年旱了，明年一定不旱，但年年都旱。种地的时候，撒不上种子，没雨。草长得不好，放羊的人把羊赶了很远，还吃不饱，反把膘走丢了。草少了，沙子多起来。沙堆像开玩笑一样突然出现在公路上，或者堆在桑杰家的房后。小孩子高兴，光着腚从上面滑下来，用胳膊掏洞。里边的沙子湿润深黄，可以攥成团。村里有好几家搬走了，到草场好的地方。

巴甘看不到那么多的花了。过去，洼地要么有深绿的草，要么在雨后长蘑菇，一定有花。现在全是沙子，也看不到蝴蝶。原来，它们在夏季的早晨飘过来、飘过去，像纸屑被鼓风机吹得摇晃。妈妈变成蝴蝶之后，要用多长时间才飞回赫热塔拉呢？中途累了，也许要歇一歇，在通辽或郑家屯。也许它见到河里的云彩，以为是真云彩，钻进去睡一会儿，结果被水冲走了。

那年敖包节过后，巴甘坐舅舅的马车拉化肥，在老哈河泵站边上看见蝴蝶。他已经十多岁了，跳下马车，追那只紫色的蝴蝶。舅舅喊：

“巴甘！巴甘！”

喊声越来越远，蝴蝶在沙丘上飞，然后穿过一片蓬蓬柳。它好像在远方，一会儿又出现在眼前。巴甘不动了，看见它往远处飞，一闪一闪，像树叶子的。

后来，他们俩把家搬到奈曼塔拉，舅舅给一个朝鲜族人种水稻，他读小学三年级。

这里的学校全是红砖大瓦房，有升国旗的旗杆，玻璃完好，冬天也不冷。学校有一位青年志愿者，女的，金发黄皮靴，叫文小山，香港人。文老师领他们班的孩子到野外唱歌，夜晚点着篝火讲故事。大家都喜欢她，和她包里无穷无尽的好东西：塑料的扛机枪的小人、指甲油、米老鼠形的圆珠笔、口香糖、闪光眼影、藏羚羊画片。每样东西文老师都有好多个，放在一个牛仔背包里。她时刻背着这个包，遇到谁表现好——比如敢大声念英语单词，她拉开包，拿一样东西奖励他。

有一天下午，文老师拿来一卷挂图，用摁钉钉在黑板上。

“同学们，”文老师指着图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蝴蝶。”众声说。

图上的蝴蝶铺翅，黄翅带黑边儿，两个触须也是黑的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蛆虫。”

“对。这个呢？”她指着一个像栗子带尖的东西。“这是蛹。同学们，我们看到的美丽的蝴蝶，其实是由蛹变的。你别看蛆虫和蛹很丑，但变成了蝴蝶之后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巴甘站起来，愤怒地指文老师。

文老师一愣，说：“巴甘，发言请举手，坐下。”

巴甘坐下，咬下嘴唇。

“蛹在什么时候会变成蝴蝶呢？春天，大地复苏……”

巴甘冲上讲台，一口咬住文老师的胳膊。

“哎哟！”文教师大叫，教室乱了。巴甘在区嘉布的耳光下松开嘴，文老师捧胳膊看带血的牙痕，哭了。巴甘把挂图扯下，撕烂，在脚下踩，鼻子淌着血。区嘉布的衣裳扣子被扯掉，几个女生惊恐地抱在一起。

“索耶略铁介？（疯了吗？）”校长来到，他用手戳巴甘额头。巴甘后仰坐地。他把巴甘拎起来，再戳。“索耶略铁介（疯了）！”巴甘坐地。

校长向文老师赔笑，用嘴吹她胳膊上的牙痕。向文老师赔笑的还有江其布舅舅，他把一只羊牵来送给了文老师。校长经过调查，巴甘并没有被疯狗咬过，告诉文老师不用害怕。巴甘被开除了。

一天晚上，文老师来到巴甘家，背着那个包。她让江其布舅舅和黄狗出去待一会儿，和巴甘单独谈一谈。

“孩子，你一定有心结。”文老师蹲下，伸出绑着绷带的手摸巴甘的脸。“告诉老师，蝴蝶怎么了？”

蝴蝶？蝴蝶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，也许是锡林郭勒草原，姥姥家就在那里。蝴蝶在萨日朗的花瓣里喝水，然后洗脸，接着飞。太阳晒的时候，它躲在白桦树的叶子下面凉快一下，太阳落山之后再飞。在满天星光之下，蝴蝶像一个精灵，它要么是玉白色，也许是紫色水晶……

“蝴蝶让你想起了什么？孩子。”

巴甘摇头。

文老师叹口气，她从包里拿出一双白球鞋，皮的，蓝鞋带儿，给巴甘。

巴甘摇头。他的黄胶鞋已经烂了，胶皮没烂，帆布的帮儿露出肉来。他没鞋带儿，麻绳从脚底板系到脚背。

文老师把新鞋放炕上，巴甘抓起来塞进她包里。

文老师走出门，见江其布纯朴可怜的笑脸，再看巴甘。她说：“蝴蝶是美丽的。巴甘，但愿我没有伤害你，上学去吧。”

巴甘回到学校。

巴甘到了初一年级的時候，成了旗一中的名人。在自治区中学生数学竞

赛中，他获得了第三名，成为邵逸夫奖学金获得者。

暑假时，盟里组织一个优秀学生夏令营去青岛，包括巴甘。青岛好，房子从山上盖到山下，屋顶红色，而沙滩白得像倒满了面粉，海水冲过来上岸，又退回去。

夏令营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参观黄海大学。楼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，除了路，地上全有草，比草原的绿色还多。食堂的椅子都是固定的，用屁股蹭，椅子也不会发出声响。吃什么自己拿盘子盛，把鸡翅、烧油菜和烧大虾端到座位上吃。吃完，铁盘子扔进一个红塑料大桶。

吃完饭，他们参观生物馆。

像一艘船似的鲸鱼骨架、猛玛的牙齿、猫头鹰和狐狸的标本，巴甘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动物园，但动物不动。当然，鱼在动，像化了彩妆的鱼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，背景有灯。最后，他们来到昆虫标本室。

蝴蝶！大玻璃柜子里沾满了蝴蝶。大的像豆角叶子那样，小的像纽扣，有的蝴蝶翅膀上长出一对圆溜溜的眼睛。巴甘心里咚咚跳。讲解的女老师拿一根木棍，讲西双版纳小灰蝶，墨西哥君主斑蝶，凤眼蛱蝶……巴甘走出屋，靠在墙上。

蝴蝶什么时候到了这里？是因为青岛有海吗？赫热塔拉和奈曼塔拉已经好多年没有蝴蝶了。蝴蝶迷路了，它们飞到海边，往前飞不过去了，落在礁石上，像海礁开的花。

夏令营的人走出来，没人发现他。巴甘看见拿木棍的女老师。他走过去，鞠一躬。老师点头，看这个戴着“哲里木盟”字样红帽的孩子。

巴甘把兜里的钱掏出来，有纸币和用手绢包的硬币，捧给她。“老师，求您一件事，请把它们放了吧！”

“什么？你是内蒙古的孩子吧？”

“放了吧！让它们飞回草原去。”

“放什么？”

“蝴蝶。”

女老师意外，笑了，看巴甘脸涨得通红，脸有怒意并有泪水，止笑，拉起他的手进屋，一言不发看着他。

巴甘沉默了一阵儿，一股脑儿把话说了出来。妈妈被抬出去，外面下着雨，桑杰的奶奶用手捂着他的眼睛。每个人最终都要去一个地方吗？要变成一样东西吗？

女老师用手绢揩拭泪水。等巴甘说完，她从柜里拿出一个木盒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巴甘。”

“这个送你。”女教师手里的水晶嵌着一只美丽的蝴蝶，紫色镶金纹。“是昆山紫凤蝶。”她把水晶蝶放进木盒给巴甘，眼睛红着，鼻尖也有点儿红。她说：“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，今生是一样，来生还是一样。我们相信它，还要接受它。这是一只巴甘的蝴蝶”。

窗外人喊：“巴甘，你在哪儿？车要开了……”

大 清

巴彦伯、托托、杰日玛，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，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。他们让我惊讶的，是每个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“油光可鉴”的大辫子。

呼麦，在图瓦叫“呼美”。如果用“民歌地图”来述说蒙古音乐风格，长调始于锡林郭勒，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。到达图瓦后，节奏鲜明，气味趋近高加索。伴奏乐器弓弦越来越少，弹拨越来越多。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，节拍每分钟在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左右。

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，在叶尼塞河边。

在这儿，河流由东转向北，在镜头里是蓝色的，又有远山更浅的蓝。他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，皮靴足尖上翘（满洲样式），纯银火镰挂腰上，最潇洒的是他们的辫子。在中国，见不到辫子了，大姑娘都不梳。

我怕冒昧，还是发问：“你们的发式……”

“大清发式。”巴彦伯自豪地回答。

两鬓剃除，余留成辫，清朝官民皆如此，这会儿见到了真人。见到便想到，男人要是衰老，白发脱发，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弱，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。

他们唱，我们录。呼麦，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，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